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三十七回 畏行險唐將辭勞 欺強敵余兆出醜

詩曰：強將人事枉施強，豈意君臣壽命長。

獨惜世唐程老將，翻身城下見閻王。

當下馮茂見妻詰詢他止步不往之故，茂即曰：“賢妻有所未知，吾初下山之日，師尊有言吩咐，付贈龍阿劍一口，乃爐中煅煉鋼鐵一百八十年，露天於日月五星一百八十年，吸雲殄霧已久，其名喚作知來劍。凡將動著殺機，此劍必先自鳴出鞘，或敵人來投殺，或往殺敵人。今應驗，又道：‘唐妖道作弄此術，祇憂夜來劫殺也。’”艾氏聞言，亦著急曰：“既如此，丈夫今夕不可離城而去，且協同守御孤城，用智退賊，方保無虞，再明日抽身。”馮茂以為然。

原來此夜，真乃滿城君臣性命所關。宋太祖以及諸將士，皆乃上天列宿，應運臨凡，豈容妖道一天陷害盡。即馮茂有此寶劍應兆，是難災得遇救星。閑言少敘，此夜夫妻分守，尚有解糧五千兵丁，可以應用。暫且登城守備，以觀變動，是可隨機應敵。

原來南唐祇因軍餉困乏，故天天催著余兆，不要等候四十九天，以除陷宋之君臣。余兆知宋男女將內有術士不少，實候足四十九天，待他君臣人人命盡，然後入城開刀，易以為力。今被唐主追催不過，祇得於半月之內，強為承應入城了決他君臣。當時心下付思，下了瘟瘡砂已十二天，必然人人腹脹抱病難起，即有能起者，亦斷難披掛對敵，亦稍可入城了決彼君臣。豈知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適遇馮茂夫妻解餉而回，余兆怎得知？正料想不到也。

次日食過夜膳，忽傳令報鼓，於下排班候候。諸將不解其意，但見是他國師呼喚，豈得不遵？眾將忙上盔披掛，皆立等所發令。余兆即拔令，喚程飛虎統兵三千，從壽州南門抄上。又令林文豹亦統兵三千，從東門扒上，一下城時，各各尋搜宋天子文武官員百十人削首，病兵不必殺。大開城門，吾兵天明即到，不得有違。程、林二將吐舌搖頭，共辭曰：“往者明陣對敵，豈有畏懼！今三千豈能有濟？況宋之雄兵數十萬，猛將甚多，黑夜中豈無巡邏軍兵，越境扒城，非輕易事。他在城上我在下，守軍一叫喊，石灰滾木齊下，四城兵包裹堅固，此去實送死耳。”明爭明戰雖殺身喪命，亦所甘心，今一旦蹈險取亡，此段功勞自願讓與別人，我等誠不敢枉死，以誤國家大事。”余兆曰：“二位將軍有所未知也，難怪爾們。但山人算得壽州城裏將士人人受病，難以舉動得刀槍相戰，故用些少人馬，與二位將軍扒城進登，頗不費力，隨意殺卻宋人，決然無礙。爾獨不看十餘天，並無一宋將前來挑戰？況山人昨夜已親往壽州城窺探於外，果然旌旗不整，巡守寂然，更無出沒煙火。可知他城裏君臣皆乃僵屍一般，何須畏怯？”二將又曰：“雖則國師法力之高，但兵法上不厭詐也。宋太祖乃十八年馬上主，能征慣戰之君，勇略俱全，手下將士然皆英雄偉傑，謀士、法士萃於一邦。今若此偃旗息鼓，安知非誘敵之良謀乎？我二人死了不足惜，但長敵人之志，反笑軍師為人所愚也。”

余兆見二將不知他用此毒砂陷害宋人，若欲親往，又礙著親手開殺戒，有壞仙規，此殺戮祇可令別人做的，是將殺罪移在凡俗人耳。今見程、林二將畏怯不行，不免用今賭賽法，可勉他往了。又喚：“二位將軍，此去果無宋兵阻拒，祇勞雲梯一駕，便可進城，任你施為，倘仍不準信，山人與爾自願立下輸贏斷約。”原來當日程、林是個烈性英雄，平日心中倒有七八分輕薄道教，一味專恃符咒，迥非正道之人。奈何唐主被他唆惑，當日又未曾疏上逐客之書，祇欲湊此，他為不順，便要斥逐一個無顏面羞去之。況所為總將成功又失敗，未見一者成功。今又邀此奇功，不勞多兵，不折一矢，坐享安樂，便令強宋受斃，二將準料他辦不來。今得其願賭甘罰，祇得允行。初議以顛頭相博，有唐主曰：“以事無中主，必有一虧，彼此豈可自相矛盾，有傷性命？非自裨益，於國又有殞也。”遂從中議以賭三千金，更要輸者跪獻罰酒三盅，保今贏者坐飲。程、林二將祇得勉從，各寫下斷約，押上花記，互交字跡，各為執據。

其時晚膳後，將交二鼓，二將各帶兵三千，出城而去。是夜中旬，星月交輝，清光萬里，不用火把，靜悄悄，恰似偷劫夜營光景。來至壽州城，時候三更，但此城是從清流關逆向者，祇有東南兩門可入。余軍師原命二將一齊登城，東南各扒上。原來程、林算計不行，倘若一齊扒上，一時中計，便無人救應。不若一枝人馬扒城，一枝人馬在下面提防。若是軍師所說非謬，俾先登城者下去開城門，後隊兵接繼入城。不料二將聲高夜靜，順風易聞。程、林之謀為語，被城上馮茂盡聽分明，祇暗中預備他扒上城時發手。當時程、林二人議定，程飛虎先登上，三千兵丁架起雲梯，程老將奮力一躍，疾捷而登。剛上到城隅垛口，立足方定，早被馮茂發鐵尺盡力打去，將程飛虎足脛骨打折，喊聲痛如轟雷，翻身墜跌於城下，破額腦而死。可憐一位老將軍，竟作綠珠存節，墜樓粉身。有林文豹在下面，初時不知，祇道他立足不穩，不知被宋將暗算。急奔扶救，忽被城上弓矢巨石齊下，打落如雨，兵死過半，又懼城中有兵殺出。林文豹見失手，急喝兵逃走，耳畔猶聽城上曰：“不識兵機，枉來送命。我主帥特令偃旗息鼓，引鴻、兆二妖道到來納命，故命我馮爺在此等候多時，不料他被別人替死，走脫妖道可恨。”當時林文豹遠遠聞此言，豈敢回頭，祇顧跑走，祇乘著月光急奔，猶恐城上從後射貫腦額。

無奈奔回城中，已是四更天，文豹祇見余兆尚在秉燭觀書，以候二將回關報捷。旋見林文豹穿了隻履回來，正見軍師埋怨道：“白將程老將軍送了性命，且城上人殺他不是別人，妙在又是馮茂。”余兆初時猶意文豹畏罰假哄著，又詢及敗殘兵，方知是真。余兆不禁失聲，氣死在地。余鴻一見大驚，急呼喊救，越時方蘇。翌日親到唐主駕前待罪，唐主君臣原畏他是個術士，祇可心裏埋怨，口中還是敢怒不敢言。有唐主亦諒其本心無他，亦是為著國家之事，是至不言訟罰。又有余鴻在旁言：“師弟一聞兵敗，程將軍一死，登時一氣倒地。越刻始蘇。”唐主不究，祇得追贈程飛虎死節，恤其妻兒，以慰人心而已。然馮茂所為，果然余兆不知。自此心下更畏此矮徒，想必瘟瘡砂初下時，莫非早被看破！立時將解此毒，故他將計就計，至累吾一場出醜？真乃事難逆睹。此仇恨有海般深，當著眾文武羞慚不過，與此矮賊誓不兩立。此後即有所謀，再不敢誇張於前，必須踏穩地腳，方可向人前施法，免至效著強言誇張，反遭磨折於目前。此話是余兆自言自語的，說來也不煩敘，但害人足以自害，是千古龜鑒，大抵如斯，豈是奇聞？

但此夜馮茂用智殺退了唐將兵，諒妖道君臣喪膽，決不敢再來驚擾。吩咐艾妻小心把守四城。艾氏領諾。馮茂即駕上火鴉，不一刻已到了黃花洞。進內參謁過師尊，先問候過起居，盡門生之禮，後將出運糧回，不料宋主君臣概染此病狀告稟，求請搭救。黃仙師曰：“余兆計陷，無非用此瘟瘡毒耳。原可以藥味而痊，但中毒已半月，計日已深，且數十萬多人皆被毒，何有許多藥餌濟調？賢徒未來，為師早知矣。曾向南海慈悲借備得一楊柳枝，可攜回調疾。”不知馮茂回城如何？下回分解。